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游靜

在台灣看完《冏男孩》後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為甚麼香港沒這樣的電影？

《冏男孩》是一部怎麼樣的電影？它完全由兩名小男生的角度出發看世界，片中充滿他們的語言、戲謔、吵鬧、想象、好奇、慾望、愛憎、憤怒、恐懼。長大是一個學習麻木的過程，電影把長大的暴力拍出來了。在小孩的世界中，無所謂「乖」、「頑皮」；每個小孩做或不做甚麼都有自己的理由，他的理由不是成人的理由。每個小孩都以為，他在盡力作為一個人了，不管你當不當他是。

像「詐騙一號」整天掛在咀邊要跟「詐騙二號」一起去「異次元」；兩個小孩心無旁騖、千方百計、耗盡心力要達到，一個不過是穿鑿附會、道聽塗說回來的天不吐地方。據說把所有的電風扇開了就可把我們吹去了，據說坐樂園滑水梯坐到一百次，據說……兩位小主角興高采烈搬着風扇、捲着掛着廁紙飄呀飄呀；電影把小孩獨有的固執、躭溺與自我成全，及對成人世界的失望、憤怒、不屑一顧都拍出來了。小孩為甚麼會走到這一步？小孩是要去死嗎？很有可能。但這是成人的問題。從小孩的角度，所有的風扇與廁紙與二男一女三人行是最完美的一刻，而我們都沒有未來，只有現在這一刻。

電影讓所有的成人及小孩觀眾回到——我們都不介意是否被罵(因為反正成人就是愛亂罵人)到詐騙集團去當童工(因為反正整個世界都是詐騙集團；一生下來就是苦，當童工也沒差)，而更介意我們是被罵作一號還是二號——的這一刻。電影充滿這些敏感得叫人羞愧的細節，讓我們一步一驚心地重新看見早丟身後、堆積如山的頹垣敗瓦。

當然，兒童片最難拍，尤其對於新導演而言。相較起來，香港好像沒甚麼叫人印象深刻的兒童片。早前郭子健的《野・良犬》算是成績可觀，至少把林志宏(林俊輝)與陳滿堆(陳奕迅)兩代自閉症人物的相濡以沫拍出來。但小孩的角度仍然不是重點，主軸是已不能/懂做小孩的陳奕迅的線，所以又有黑社會仇殺槍戰又有異性間的暗戀猜疑。小孩的慾望與想象在電影的後半部完全被成人世界的混亂龐雜蓋過以至被犧牲。

香港電影另一不弱的副類型是「壞孩子片」。小孩總是吸毒、劈酒、爆粗、濫交、結黨、開片，而且必定來自「破碎家庭」，充份滿足我們這些成人對「未成年人士」不受控制(所以極需監管)、社會道德倫理墮落失守(所以需要成人來救亡)的想象。到頭來，是成人拍給成人看，不過擺孩子(或青少年)上枱，來宣洩自己面對家庭、社會、事業、未來的龐大恐慌與挫敗感。在這些電影中，小孩的感情與行為看似是主導，但實際上電影往往充滿成人的道德批判目光，加深成人對「壞孩子」必定幹「壞事」的偏見(如用休閒藥物或探索多元性愛必定會導致無可挽回的悲劇等)，讓成人好消費完「壞孩子」，然後如釋重負的回到自己相比起來問題不大的「正常

」生活。當我們整天嚷著要如何加強保護孩子時，成人的世界一定是無可救藥了。

看到《冏男孩》，驀然驚覺，原來兒童片，可以讓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小孩，而是我們自己，及我們身處的社會。